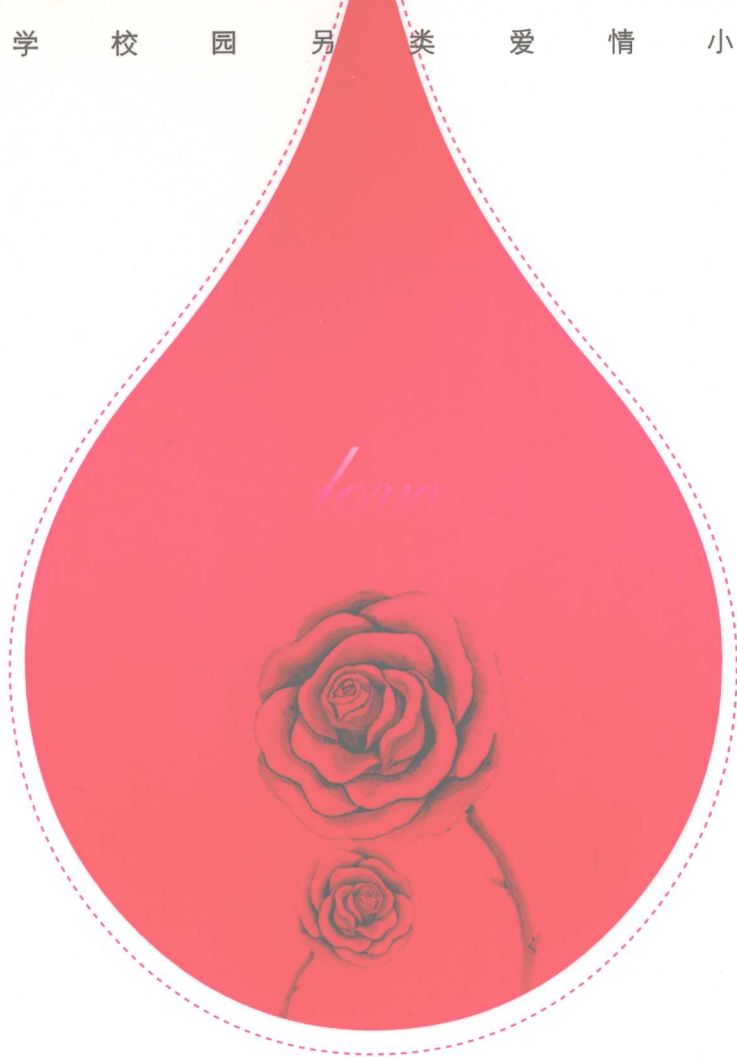


大 学 校 园 另 类 爱 情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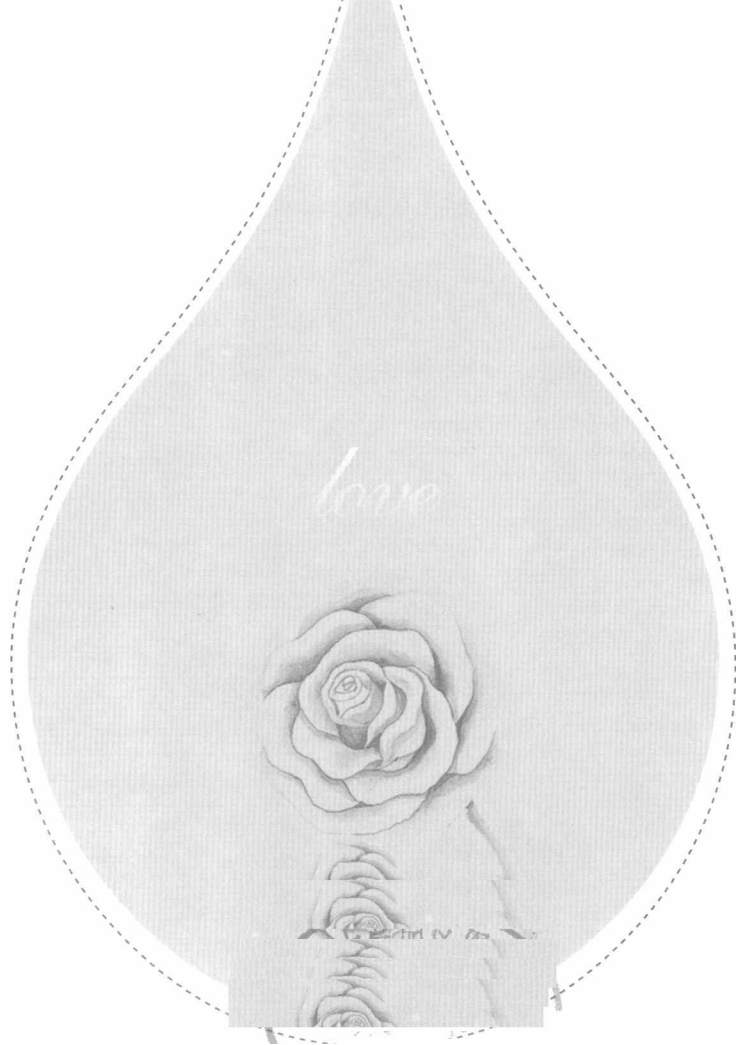
- ◎一幕唯一反映成人教育大学生活的悲喜剧
- ◎一部无情揭露男人隐秘世界的忏悔录
- ◎一卷隐身追踪婚外情产生根源的罗曼史
- ◎一曲深刻剖析人类情绪与性心理关系的长恨歌

# 爱情反应堆

*love reactor*

雨禾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爱情反应堆

love reactor

雨禾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反应堆 / 雨禾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360-5385-4

I. 爱… II. 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687 号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杨亚丽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棠新西街 69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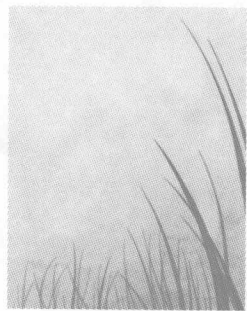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人

因为梦想，所以向往远方；  
因为没梦想，所以向往远方。





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

——米兰·昆德拉

——罗洛·梅

## 1

周尚文猛一抬头，已是泽西教院的大门，又雄伟又新奇。他妈的到底是大学大门，整整比中学的大了一号。他要用很庄严的心态与步态完成这个人生阶梯的跨越仪式，尽管肩上扛着笨重的行李卷，但他还是挺了一下腰杆，对着大门庄严站定，一步、两步、三步……

门那边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高楼、凉亭、草坪、时髦的男女……啊！大约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命运的跨越，他觉得像从深水中探出脑袋，像从崎岖的山路攀上山巅。生命质量实在是到了非提升不可的时候了，可以说已经到了抢救性的阶段了，而且，付诸实施的条件也完全具备了。他和老婆的工资都分别涨到1000多元，尽管买了房子，尽管还进行了中低档的装修，尽管供孩子上学，尽管不断地买鸡肉鱼肉香蕉苦瓜什么的，但周尚文照样有条件在地球表皮上潇洒走一回的。去他妈的，开始享受人生，开始放手消费……可是，问题是当着含辛茹苦的老婆，当着渐渐懂事的孩子，当着单位领导同事，人咋么可以在众目睽睽下说变就变呢？那还不和留了半辈子的小平头突然变成披肩发或者马尾辫一样招人扎眼唾弃吗？

周尚文只得把对生活质量改变的欲望，像一桩远大理想一样深藏胸间，等待着有朝一日隆重实现。

接到泽西教院的通知，他虽然在妻子和同事们面前表现得极其无所谓，但心里却默默地盼着跳出苦海的这一天。是的，逃出家庭，摆脱单位，幸福就在眼前，快活就在脚下，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还不潇洒又待何时？连古人都知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可是久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怎么连10多块钱的出租车都徘徊犹豫了10多分钟，最终还是选择了肩扛铺盖卷丑态百出地不管他人说什么，只管走自己的路呢？

宿舍楼门口，车展一样簇拥着一片小车：宝马、皇冠、本田、帕桑应有尽有，最寒酸的也是出租普桑。同样是泽西教院的学员，可从小车里轩昂走出的家伙与被压在行李



卷底下劳苦人民之间，其反差是多么的大啊！

周尚文的宿舍是3楼18号，4支双层床，倚墙而立。周尚文进来时下铺已被占满。他想，上铺就上铺，除了上下不方便别无更多害处。

展开被褥，喘息稍定，周尚文便把微笑撒向宿舍里同样在微笑的陌生同学。他还虔诚地给每位同学打去一支云烟，他自己也点燃一支，一边享受着释重以后的痛快，一边搜索枯肠地苦思着惊座的话茬儿：“嘿，咱这人就这命，念大学末班车，住宿舍还是末班车。”

周尚文的开场白没有收到预想效果。根本让周尚文看不上的老家伙，却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张狂，脸上都挂着先来者的优越，先知者的傲慢。他们南腔北调地说着他不懂的话题，他们说到教院领导方面的许多内部信息，他们还知道许多任课老师的来龙去脉，他们相互关照的视线里压根儿没他这个人。周尚文完全被排除在人际的边缘，只配锅着腰灰眉鼠眼地做肉墩。

不过，紧接着就来了一个激活肉墩的人，那人同样扛着行李卷，同样的灰眉鼠眼，同样的没人看他，和他说话。那人在早有人给他占好的下铺床位悄悄地展开行李，悄悄地坐在铺位上，一脸愁苦，满眼悲凉，腰罗锅着，脑袋耷拉在胸前。看着新产生的后来者如此窝囊，周尚文好像找回一点儿自信心，就居高临下说：“嘿，想什么呢，管它呢，先好活两年再说……”

周尚文这句只说给窝囊人的话，却产生了惊座效果。

对面下铺的薄嘴唇像抓住预审对象的破绽似的追问：“好活？说具体点。”

挨薄嘴唇的大鼻头也推波助澜：“说嘛，说嘛，说说你的好活观。”

周尚文刚刚刷新的红脸又一次红到耳根：“我，我是瞎说呢，瞎说……”

薄嘴唇一脸鄙夷：“瞧瞧，瞧瞧，自己说了的话，不敢承认，要放就放个响屁！”

大鼻头两眼不屑：“不说，不说就是不可告人，就是口是心非，非赌即嫖罢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屋子里混笑成一片。

周尚文觉得自己的体面被一层层地剥光了，形象也在一截截地矮了下去，眼看就成了人人敢捏的软柿子了。谁知那个大鼻头又揪住更敏感的话题：“你……多大了？”

一股热浪从脖颈火辣辣地刷上脸庞：“我……我……我比你们大啊。”

“到底多大啊？”大鼻头紧追不舍。

“老了啊……”周尚文觉得自己的年龄像身上的一块秃疮，像隐瞒的一桩罪恶。他望着一片追问答案的眼睛，坚守着心中那一点隐私不被侵犯。脑海里空荡荡的一片，汗淌个不停，他就擦个不停，但刚买的崭新毛巾抹不去一脸窘迫，如此齜齜的第一印象就这样在新环境里定格了。

不论怎样的感受，周尚文还是很珍惜地过着新环境的一分一秒，他很用心地呼吸和吸收着全新生活里的空气和信息。他转遍了宿舍楼的所有楼层，转遍了校园的各个角

落，看了教学楼、图书楼，看了校委办公楼，在刺槐林间石子甬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直走到夕阳晚照霞光满天，才回到宿舍。

夜晚，宿舍里灯光柔和，同学关系也渐渐融洽。大家相互递着香烟，相互探究着各自关心的问题。

周尚文的底细被大家探询去了许多，周尚文也接收到其他人不少资料。学员们先就关注上一个离婚不久的家伙，叫戴五狗，有说是老婆离他而去的，也有说是他家有的是钱，想换个新老婆玩玩就可以换掉的。打饭时就有班里同学指点着那家伙窃语，说他来教院的第一目的就是要找个窈窕水灵而且睿智的女人做老婆。现如今有了钱，那还不等于阿Q实现了革命的目的，要谁就是谁吗？

宿舍里那个薄嘴唇的家伙叫金浩瀚，十分艳羡戴五狗轻而易举就可以把一个老婆卸载掉。从他反反复复的叹气与絮叨中，就知道他生活在老婆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他老婆不仅是同行，而且是某中学校长，据说非常厉害，可以把一所学校教教职工管得死气沉沉，管自己的男人更是小菜一碟。金浩瀚也发誓想在这两年里过几天解放区的日子，可他苦不堪言地向大鼻头史大可透露，他连一分钱也和老婆多报销不了。他还仰面朝天天地冲着顶棚叹息，不知哪一天他就要自杀掉，好让狗日的母夜叉老婆后悔莫及气得死去活来。

金浩瀚见史大可一谈到婚姻问题就微笑，就在他当胸戳一拳头武断道，你他妈一天24小时都笑嘻嘻的，一定是娶了好老婆。史大可就谦虚说，好女人全被干部子弟和地痞流氓抢占光了，哪里能轮得到教员娶好老婆呢？金浩瀚就又追问，那你老婆也很一般了？史大可微笑着点了头说，很一般。金浩瀚这才舒舒服服地吁了一口气。

金浩瀚和史大可虽然处境各异，可追求的目标却惊人地一致，从陌生到熟悉，心与心越贴越近，话题也越说越深入。

“嘿，我们过来时走的西关街，全他妈的是歌厅。”

“是的是的，一家挨着一家。”

“嚯呀，听听那音乐。”

“就是，那音乐，真是的……”

“真是什么？”

“真是感染人。”

“音乐没人感染人啊！”

“那也得是美人才能感染人，给你个丑八怪叫你感染感染。”

“唉，这社会啊……”

“真是的，这社会……”

“这社会咋么？啊，这社会咋么？”金浩瀚步步紧逼拷问史大可。

“这社会……这社会……”史大可揣摩不透金浩瀚想要什么答案。

“这社会，好！”金浩瀚慷慨激昂，近乎呼口号。



“就是好，是的，就是好的。”史大可频频点头。

“你是说……社会有了歌厅就好？”杂毛韩向东从上铺探下头来挑衅。

“当然不仅是有歌厅，你的意思呢，有了歌厅社会就不好了？”金浩瀚歪出身子，向盘踞于他头顶的杂毛反问。

“这是中国啊。”

“中国咋么？中国哪个朝代没有妓女，你说这不文明吧？可我们又说五千年文明古国。”金浩瀚看来还不算浅薄。

“极左年代倒是没有小姐，可那时候经济文化啥都萧条，应了那句话了，繁荣必然娼盛！”史大可好像也还并不是白痴。

“谬论！”韩向东继续挑衅。

“马克思还说，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然补充，谁不敢承认这，只能说明你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是伪君子，假正经！”金浩瀚义愤填膺。

“伪君子，假正经！”史大可旗帜鲜明。

忽然，史大可对面上铺的王天翔跃身而起，粗壮的食指直指住金浩瀚额头：“你你的良知，你的道德哪里去了？”

“噢，哪里冒出个封建卫道士！”金浩瀚不屑地瞥一眼王天翔。

“我就是道德卫士，谢谢你的夸奖。”

“现如今，有几个你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也是好人多！”

“哼，好人多？鲁迅早说了，社会是为庸人设计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好好看看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我教课的次数比你多得多！”

“那你更该知道带领人类前行的只是少数人，其余的都是庸人。”

“你是带领人类前行的人？”

“起码是与时俱进的人，率先觉醒的人！”

“宁做庸人不做坏人！”

“你说谁是坏人？”

“卑鄙下流就是坏人！”

“道貌岸然才是坏人呢！”

……

争论继续着。

周尚文听着听着也想插话，也想慷慨激昂旗帜鲜明。但这时的韩向东和王天翔，显然把他归类在同一战壕里，说每一句话都要用眼光和他沟通，想博得他道义上的支持。他也感到一种被信任的温暖。彷徨到最后，周尚文还是把奔涌到嘴边的话语强压下去

了。

这时候进来了308号最后一个成员，一个标标准准的长发帅哥。

帅哥像首长接见群众一样逐个把大家的手握一遍，辉煌的烟盒里“啪”“啪”磕出一支支烟卷，像机枪子弹一样扫出一排子。他说他就是市里的，他并不住宿舍，他只是来占个床位，并来认一认新同学。

帅哥已是如此养眼，他后面的角色更让老家伙们瞠目。随着帅哥带来的视觉冲击的当儿，门口飘然闪出一位绝色丽人。

哇，舍友们全惊呆了，连卫道士王天翔也傻张开嘴巴。

什么也不用说，绝对的大美女就是了，那飘飘金发，那娇媚的脸型，那修长的腰腿……啊，啊，舍友们只觉满屋灵气涌动，阵阵暗香浮动。

那姑娘轻轻坐在金浩瀚床沿，向每一个老家伙投去微笑。

“你是……”金浩瀚两眼红突突地盯着那姑娘，“你是几中的？”

“我吗？我不是教书的。”美眉答话好像有点难为。

“那么你是……”金浩瀚继续追问。

“我现在还待业。”

“待业？”老家伙们都睁大眼睛。

帅哥说：“大美女门若娜要待业，那我们大家就都得喝西北风去了！”

门若娜？名字和人一样的美丽。

金浩瀚急着问：“那么你……”

“大家猜啊，”帅哥像主持人一样，调动着谈话气氛，“谁要把大美女职业猜准了，我请诸位喝酒。”

舍友们都来了兴趣，一个个凝眉敛额，跃跃欲试。有猜演员的、有猜模特的，有猜歌星、舞星的……

门若娜抿嘴微笑，不置可否。帅哥看看手表说：“好了，时间不早了，哥们关心的答案，姑且作为一个悬念，你们休息，明天见。”

美女帅哥翩然离去，舍友们一片赞叹：

“这叫天生丽质！”

“这叫倾国倾城！”

“班花，班花，绝对是班花！”

“什么班花，绝对是校花。”

舍友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像除夕夜似的欢度着二度学生生活的第一个夜晚，王天翔虽然对所有人都表示不满，但他那点不和谐音早湮没在大家的沙沙声与笑声里了，连那个窝囊人也在昏暗的灯影里绽出一丝笑意。金浩瀚朝天伸着懒腰大叫：“能和如此美人同窗共度两年，也不枉为人一世啊！”

史大可惊叫：“什么什么，你要和大美人同床共度啊？”



又一阵久久的爆笑……

“睡吧，12点了！”声音好像从阴暗的地下渗出，音量不高，但阴沉沉的，很有行政杀伤力。舍友们这才注意到窝囊人对面床铺上那个仪态威严的人士。那人脸型刚好平板得盛气凌人，眼珠正好眯缝得目空一切。韩向东和周尚文嘀咕，这人一定当过校长或者什么一把手的，要不咋么能修炼到如此领导功架？咋么能对如此新鲜语言环境无动于衷视所有人如无物呢？

## 2

那个小眼睛人叫冯格，第二天上午，就被班主任指定为班长。是靠精心打造的庄严形象赢得班主任信任呢，还是靠了什么背景荣任此职？谁也说不清楚。这首先成为2001届中文一班的一个政治悬念。有悬念的日子总是有意思的，带着对悬念的揣测探究，老家伙们的二度学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泽西教院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小，学员老。虽然是刚走下讲台的教师，可一旦被圈在单人课桌里，就从生理到心理都回到学生时代，都那么像模像样的做起学生来了。

第一次见面会上，一教室老面的家伙就因为个座位问题嚷嚷得不可开交。小个子们叫喊按个子大小，成绩好的叫喊按成绩高低，早早来占好座位的则坚守阵地，不管别人怎么乱喊乱叫横竖不动。

一开始，班主任面对这些来自教育第一线温良谦和的老同志，怎么也端不起老师的架势，甚至谦恭得有点不自在，有点紧张呢。他只想构思一个语惊四座的开场白，能够使老道的学员折服就是了。可是，老学员们却小孩子一样吵吵开了，有的还手舞足蹈怪声叫喊。看着这样的场面，班主任就皱起眉头：“怎么这样啊，都是多年教龄的人了，都是我该叫老师的老同志了，怎么为这么个问题就过不去啊？”

有人喊得更厉害了：

“座位问题就是大问题啊，天时人和，还得有地利啊！”

“集体刚刚组合，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班里安定团结的啊……”

“对啊，年轻人都坐在前面，我们都是耳又聋眼又花的人了，反倒坐后面了，这合适吗？”

班主任一看这阵势，一股恼火倏然蹿上胸膛，脸色愤然板严，一下子就找到了班主任的感觉，大手在讲桌上一拍，吆喝道：“喊什么喊，看看像话不像话，都为人妻为人父的人了，像话吗？在下面怎么为人师表啊，怎么言传身教啊？不就是个座位嘛，值得这样面红耳赤，如此失态吗？真是怪了呢。就先这样坐着，真是怪了呢！”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班主任语气缓和了一点说：“就这了，从现在起，谁也不准再提分座位的事，听见了吗？”

同学们悠长地拖着声音：“听见了——”

班主任微微摇了摇头，说：“还有意见的可以下来提，好了，现在我们开第一次班会。”

冯格暗暗点了点头，对年轻教师的不屑态度也悄然渗入皮下，正式进入班长角色，开始主持会议：“同学们，我们开会了，大家欢迎我们的班主任焦老师给我们讲话，大家也许知道，我们班主任焦老师是我院最年轻有为的青年教授，文学理论权威，焦老师给我们担任班主任，是我们的幸运，大家欢迎焦老师给我们讲话。”

班主任喝了一口水，咳了一声嗽，即刻就从世俗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恢复了学者的潇洒风范。

班主任先在黑板上写下“焦克”两字，说这就是他的名字，很好记，和口干舌燥的焦渴是同音，接着转入正题：“我们从全市各地走到一起，相遇到泽西教院，组合成2001届中文系一班，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缘……”焦老师的讲话，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从缘讲起，从相逢、相聚、相处、相爱生发开去，讲到文学的功能，首先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提高人的品位，人就会变得崇高雅致，就会变得宽容大度，就会容忍理解多元价值观，然后真正实现人的灵魂的净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同学们听得屏息凝神，七窍全开。从干枯的语文教学的沟壑里出来，一下子进入学术的海洋。广博的信息，新奇的观点，哲理的思辨，句句都是那样的发人深思催人彻悟。啊，这才是学问，这才是境界啊！老学员们时不时作恍然大悟状，频频点着头，匆匆忙忙地做着笔记，好像都在准备认认真真迎接一次知识的升华，思想的裂变。

周尚文如饥似渴地听取着全新的话语，很想尽快摆脱平庸而进入学员角色，早日找到崇高境界的入口处。可是左右看了看，顿时又是满肚子恼火，一边是老杂毛韩向东，一边是卫道士王天翔；一个是杂毛脑袋吊楞瓜，一个是扁平呆板老黄脸。一个比一个讨厌，一个比一个让人窒息得失去生活信心。好端端的学习环境，生生的让这样的两颗脑袋给糟践得如此枯燥乏味，如此没有诗意。这两年里，如果就这样跟这两个家伙并排坐下去，那不等于白白糟践了美好时光吗？那简直是他妈的生不如死啊！

班会一散，周尚文就去找班主任，想要求给他换换座位。

到了焦老师住处，“呐呐”的怎么也张不开口。40来岁的人，恭恭敬敬站在一个和自己刚刚告别了的高三复习生差不多年龄的毛孩子面前，更觉身热脸红，入地无门。

周尚文终于横了一下心，说：“焦，焦老师，我……”

焦老师恭恭敬敬让了座，并给周尚文倒了一杯茶水：“您坐，您喝，有话慢慢说。”

焦克一回到家里，就有学员找来，有的说是近视眼，坐后面看不见；有的说是耳聋，坐后面听不见，都嚷嚷着要求调座位。刚刚打发走一拨，这儿又来了一位。看着如此老面的学员俯首垂肩有求于自己，既可笑又觉浑身不自在。

“焦老师，我，我想和你坐坐……”周尚文总觉得有点难以启齿，正在又窘迫又难堪的当儿，偏偏进来了几个女生，其间还有大美女门若娜。

周尚文本不打算说了，可是，起身告辞的当儿，逗留在嘴边的话还是溜出来了：

“那，那座位，焦老师您看……”

“什么？您也对座位有意见？”焦克吃惊地盯住周尚文。

“什么什么，您老也是来要求调整座位的？”有个留马尾巴的姑娘这么一提，其余的女孩都笑起来。

又一位女孩捂嘴笑道：“想不到这些人把个座位看得这么重要啊！”

“人家把座位看得重要，是因为人家是来准备好好学习的，哪像咱们这些人啊！”门若娜的这句话，好歹让周尚文的窘迫缓解了一点。

“学什么呀，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学什么呀，都是为评职称来混文凭的……”马尾巴说得正起劲，门若娜示意她的话会伤害这位老同志。

焦克狠狠瞥那女的一眼，说：“怎么说话啊，年龄大点就怎么了，论学习，哪个拎出来都比你们强。”

马尾巴嘀咕：“我们哪能和他们比呀，我们几个都是代培的职员嘛，他们都是教了多年书的老师。”

焦克很严肃地说：“你说什么哪？这以后还就是要放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呢。学校最后是以成绩说话的，院领导可是假期才换的，各项考核指标都是硬邦邦的，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还考核啊？”几个女生异口同声惊叫起来。

“学分制啊，迟到、早退、旷课，所有违纪行为，尤其是各学科成绩，你们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别指望我给你们开后门。”

“嗯呀，你还是不是老同学啊？”

“怎么会这样啊，我们还就是听说你是班主任，才报了中文的嘛。”

“听前几届毕业生说，泽西教院很好混的嘛。”

几个女生一片鸣冤叫屈。

焦克更严肃地说：“本来今天的班会，就是让传达各项制度的，可我不想把第一次见面的开场白，搞得那么没有人性化的。”

“你们听听，虽然曾经是同班同学，可人家现在已经是教院的教授了，我们呢，当初没考上大学，到头来还得接受人家的教育呢。”马尾巴姑娘忿忿嘀咕。

周尚文嘀咕：“你们，你们都认识啊！”

屋里又是一阵混笑。

周尚文离开焦老师住处，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倒头佝偻在被卷里，懊悔得直用脚后跟捣床板。流淌了一身的汗水已渐渐冷却，全身冰凉冰凉，宿舍里一张张面孔也都冷冰冰的……倏地，周尚文就想起绝顶美人门若娜，冻结的老脸就像被春风吹拂似的一层层地消融松动……多好的女子，她一点也没给他难堪，没用取笑的眼光看他，好像还帮他说话，是的，是帮他说话啊！

焦克接待并送走一拨又一拨学员后，就坐在电脑前努力延续几天前的思路。去年春初，他约了胡海涛、徐冉、孟甄茜、沈菲伊几个中文系的同仁到湘西旅游。在凤凰城的那个黄昏，那古朴的沈从文故居与如诗如画的临水吊脚楼，一下子就激发出他的一串灵感：第一是关于作家故乡情境与创作者风格的形成是不是有必然联系？第二是对于创作的形成发展，到底开放的环境有利，还是封闭的环境有利？第三是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的症结，是不是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趋炎附势，既不入世忧国忧民，也不出世超脱淡泊的缘故？第四，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第四，新世纪世界文学将被高度发达的信息媒体取代吞没，文学将像唐诗、宋词、元曲，以及现在还有一息尚存的传统戏剧一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多成为一种靠财政拨款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他将写一部有关此类预测的鸿篇巨著。

为这个鸿篇巨著，他整整做了一年的思想与资料的准备，今年暑假期间，这颗十有八九要一鸣惊人的卫星，总算进入了隆重的制造阶段。他请了1000多元的一桌酒席，并在饭桌上慎重宣布了将婚期再推迟一年的决定。未婚妻沈菲伊也欣然同意，而且对自己选中如此有抱负有理想有男儿味的郎君，更是爱之有加。散席后，焦克没再像以往一样聚到屋里喝茶聊天尽酒兴。连沈菲伊给他冲的茶水都没喝一口，就匆匆打开电脑，啪啪啪，打下一长串激情洋溢的文字。

这个假期，他过得十分充实，饱满的写作激情与火热的恋情，像风助火，火乘风一样，将这个夏天装填得更丰富多彩。恋爱因大作的推进而将基础夯得更坚实，论文也因恋情的燃烧进行得更顺畅，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飞速前行的路上总是阻力重重，紧接着的就是枯燥乏味的开学，而且，还给他压下一个平均年龄最大，个人成分最复杂的班级。最让他头疼的是在这个班里还有几个他初、高中的同学。讨厌不讨厌啊？不接吧，这一学年他将面临自己人生的几个关口，评教授职称，入党转正，还有更闹心的系主任人选的可能性问题。再说了，安排他代这个班，也是领导对他的考验与信任啊，推辞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不仅不能说不，还得拍胸膛表态写军令状呢。接，一定接，而且表态一定把这个班搞成全校一流。可是，你看这，开学还不到两天，班级工作还没理出一点头绪，反倒把顺顺当当的思路全给搅和了。

最使他烦乱的是，班里居然来了他在高中时暗恋过的门若娜。前几天，当他从招生名单上见到这个名字时，虽然心里略略震动了一下，但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毕竟沈菲伊已在心里占据了主要位置，可当报到那天见到风姿绰约的她时，他的心理防堤就有点固守不住了。她怎么更漂亮更前卫更动人了啊？

门若娜含嗔带笑说：“我可是冲你来的啊，焦老师。”

焦克说：“啊啊，你怎么……”

“什么我怎么啊？”

“你怎么更那个了？”



“哪个了呀?”

“漂亮、前卫、亮丽、酷啊、靓啊等等，等等。”

“你的意思我明白。”

“说说看啊?”

“就是花瓶呗。”

“花瓶?不不不，如果把知识与美放在一个天平上，哪一个更重?”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知识呗，我不是被知识吸引到你身边了吗?”

“啊啊，”焦克心里一阵颤动，“你要是为了来领取敲门砖，恐怕永远也记不起这个当年一点儿都不起眼的老同学了吧?”

“看你说的，你们上了大学，天之骄子，我们呢，谁承望流落烟花巷。”

“泽西市鼎鼎有名的大明星，有多少追星者望其项背，我辈望尘莫及啊!”

“你也在追星者之列吗?”

“岂止是追星者啊，准确点说，应该是追求者!”

“是吗?”门若娜柳眉一扬，眼光直直盯住焦克，“真的吗?那好，那我就答应你的追求，好吗?”

焦克只觉得心潮涌动，满脸滚烫。他明明知道这是个玩笑话，可这玩笑还是让他身心妙曼激情燃烧啊!

### 3

为了在开学典礼大会上给全校师生留下很好的形象，班长冯格根据老班焦克的意见，牺牲了几个自由活动时间，专门对2001届中文一班进行了队列训练。正步走虽没练成，可齐步走走得满像回事。

开学典礼那天，秋阳高照，会场布置得热烈而隆重。彩色的大幅标语，从楼顶直挂下来，巨型气球带着更长的标语在蓝天下面飘荡，用中学生写作文的一句话说，叫做美丽的校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焦克老师也穿上了节日盛装，乳黄西装，大红领带，头发也像是专门处理过的。焦老师来到自己队伍面前，见阵容如此整齐，得意与自豪的容光便浮动在亮亮的额头。

冯格眉目严峻，嗓门高亢，口令喊得执拗而有杀伤力，句句都有撼天震地的效果。2001届中文一班在冯格“一、二、一”的叫喊声里，雄赳赳，气昂昂，跨进大会会场，的的确确抖擞出了班级威风，走出了中文系整齐划一的国粹精神。

开学典礼议程和所有的会议一样，鸣炮奏乐以后就是领导们轮着讲话。全体同学也和参加所有的会议一样，只关注着谁是校长，谁是书记，谁是主任，压根儿没打算听取讲话内容。

校长慷慨激昂的讲话吸收不进耳朵里，对校长背景的窃窃私语，倒是十分吸引大家

注意力。从同学们的耳语中，周尚文知道了校长姓周，原来是在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内连升三级，升到泽西教院校长这样的级别，已属于硬邦邦副厅级了。至于一位普通教师，一下子直奔到副厅，到底是省委组织部有他同学，还是他女儿大学毕业后嫁给一位高干孙子，那就只能停留在无休止的揣测层面了。

周尚文探长脖子，支棱起耳朵，像饥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接收着宝贵的资料信息……

突然，周尚文的余光里出现了一双久违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招人，那样的让你未曾看到就感受到它的电波作用。其实，那双眼睛并不够水灵，不够顾盼多情，甚至还有些呆呆的，哀伤的。但它就是那样的从第一次接触就直穿心扉，深深嵌入周尚文的灵魂深处。

周尚文心里好一阵激动……啊，是她，是她，的的确确是她啊！周尚文眼睛一亮，心里顿时荡起一股激动的热波。

他向那边点点头，那边也向他点了点头。

那边眼睛的主人是周尚文师范时的同学，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情人。他们一起湖边漫步过，一起月夜约会过，他们拥抱过，接吻过，只差一步就可以同床共枕鸳鸯交合了，但他们那时实在是太纯洁太简单了，直到毕业离校也没有跨出那突破性的一步。周尚文后来才醒悟，也许当时要能像那些厚颜无耻的同学那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爱”的话，那她也许就会晋升为他的老婆了。只可惜当时就是太幼稚了，以为谈恋爱就是用语言来谈，用口头的语言，用书面的语言，情书写了厚厚的一叠，至今还在老婆不知道的地方密藏着。直到快毕业了，这根男女间的纽带，还是仅仅停留在人类交流思想的武器的维系上。直到后来有了现在的老婆，周尚文才从切身感受中得出结论：在恋爱的旅途上，爱的语言表述只会让你深陷在甜蜜的泥坑里而停滞不前，甚至会爱的新奇感觉也在重复的磨损中过早地陈旧褪色。有一句很粗俗但是很哲理的话道出了其中缘由：女人们都是母狗心，谁日她就跟谁亲。可当时还固执地以为，一旦做了那事自己就在对方心目中破坏了形象，不仅不能使异性朋友生米煮成熟饭，甚至还会因此而功亏一篑呢！

啊，她咋么还是那么好看么？最最使周尚文不能容忍的是她居然会比当时还好看——眉毛比那时黑了细了，眼睛也比那时亮了，嘴唇也鲜嫩了，还有那长长的波浪发，还染了栗色……啊！乘那边哀怨地把眼光瞥向一边的瞬间，周尚文迅速地研读了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是的，她切切实实更好看了……周尚文的心跳越发加快了。

说实在话，这并不是周尚文所希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张定格在他记忆里的容颜，也在随着对这段追忆的久远而逐日逐月逐年地褪色老化。是啊，公平的岁月烙在谁脸上的印痕都应该是一样的呀？周尚文的脸庞明显地带了中年人的特征，比自己年轻的老婆也在生了孩子后的一两年间就激流勇退地失去了青春的水灵，皮肤渐呈焦黄，眼边出现了褶皱了。而那边的她与周尚文是同龄人，也就是说她也应该在异地肩并肩地同时



走向衰老，同时失去青春丽色的啊！每每想起她时，周尚文总是绞尽脑汁地推测她如何的老相，如何的花残柳败。想像力实在有限的时候，就比照老婆的面色，把蔫黄的皮肤向记忆里那娇美的容颜强行覆盖上去，硬性地将岁月痕迹叠加在她的脸上，总之是不把她设想成一个黄脸婆是誓不罢休的。这样的艺术处理非常凑效，蔫皮皱脸的旧时女友就在这段渐渐尘封的回忆中最终淡出。

可是为什么，她咋么就没老了呢？她凭什么还那么年轻呢？她是在岁月以外的哪个仙境里寄存着，还是在那个生活的冰箱里冷冻保鲜着呢？

就在周尚文开始向那边挪腾脚步，准备将中断多年的情缘尝试对接的当儿，会场出现了一些异样。一片嗡嗡的声音从人群中骚动起来。周尚文迷瞪间，周围已是一片嚷嚷声：

“这他妈简直是监规，这哪是学生管理条例？”

“中学校长当了大学领导，肯定就是这一套，不说比蔡元培了，简直就是他妈的杨荫榆。”

戴五狗挥着拳头叫喊：“退学，退学退学！”

金浩瀚也在左右转着脑袋吆喝：“这是在摧残个性，压制自由嘛！”

石江南更是怒不可遏：“不，这是在摧残中国教育，扼杀民族创造性！”

戴五狗愣头愣脑地吆喝：“我操，要知道不让搞恋爱，狗才来这破教育学院哪！”

后面女生们也大呼小叫起来：“怎么这样啊，头发长短，裤子宽窄，鞋跟高低都管啊，什么年代了啊！”

史大可大叫：“普通大学都不限制考生年龄，都不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一个破成人培训院校咋么尽搞这些臭规定哪？”

石江南义正词严冲着主席台质问：“除了礼拜天就不许出大门？那我们走读的学生怎么办？”

连老家伙也跟着嚷嚷：“决不允许请假，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这可能吗？”

后面还有人叫喊：“一次违规也劝退，三次旷课也劝退，学分不达标也劝退，这订得实际吗？可行吗？”

戴五狗继续高呼：“将恋爱进行到底！”

……

周尚文刚从王天翔手中接过《泽西教院学生管理条例（草案）》，刚刚看了个开头。就见会场东边上一届老大哥坐的地方，一片纸屑冲天而起，飘飘荡荡，纷纷扬扬就像风卷着漫天飞雪一样向整个会场滚滚席卷过来，开始是一小股一小股地荡起，再后来就交织混和在一起，恰好又有西风吹过，那翩翩飞舞的大大小的纸片就乘着风儿，回旋着飞向四面八方，飞向遥远空旷的天际。

周尚文傻眼了，这，这，这是……

王天翔，韩向东都露出过来人的警觉，都将恐惧的眼睛瞪向天空，好像那飞落的纸